

*Filial Obsessions: Chinese Patriliney and Its Discontents.* P. Steven Sangren.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xvi+381pp.

丁仁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Freud (1961) 早在其《文明及其不滿》一書中指出，人類本性追求享樂原則，而文明進步的一個特點是要能夠在集體性的層次去調節人際關係，人類通過犧牲本能而創造了法律規則，也就是文明限制了本能。當集體性的文明是出於對本能上的限制，對個體來說當然造成極大的不滿足。該書中，Freud的本能概念，主要是指一種性的驅力「力比多」(libido)，而它又涵蓋了生的驅力(eros)和死的驅力(thanatos)。

正是在這樣的參照點上，Sangren的書提出了類似的副標題「中國父系及其不滿」，而試圖理解漢人社會中集體與個人間的辯證。文明的誕生與發展必然伴隨慾望的挫折，不同文明所創造的約束慾望的方式，也再生產出某種制度化的慾望的形式。而如果西方文明的焦點在於一種「奧底帕斯」(Oedipus)式的弑父情結上，那麼漢人社會的「孝順情結」所造成的情感糾葛與人格型塑，就是理解這個社會的最關鍵的鑰匙。關於這一點，Sangren曾經在2000的*Chinese Sociologies*一書的第七章與第八章裡，透過神話分析，以封神演義中的哪吒故事為主，再加上民間通行的妙善公主的神話故事，分析了父系社會家庭結構塑造下的男性與女性的特質，而這個特質與父系社會的規範間並非能完全相協調一致。父系社會所創造的主體，對於社會規定之角色，在情感與慾望層次，產生了內在性的抵抗，不過男性與女性又不同，在中國脈絡裡，兒子想要有自主性，他想要逃脫於社會所要求的對父親的認同和服從，而女兒在相對比較之下，她想要的是：被那個「排除掉了她」的父系體系所重新加以包含和承認。

作為一位人類學家的Sangren，第一本書(1987)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曾結合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分析，用靈力

邏輯來解釋社區與國家間的相互生產。現在，在最新的這本書裡，結構主義已不在其分析方法中，但他仍堅守著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立場，重視意識型態、市場交換、生產過程等背後的集體性邏輯，並引入心理分析，以主體性的觀點來理解父權社會中的人格生產與機構建制，這一方面是一個相當新穎而大膽的嘗試，創造性的解析了宗教活動與父系家庭再生產之間的動態性關聯；一方面也是構成了極大的理論扣連和經驗層次上的挑戰。

理論層次上的挑戰是：方法論上心理學個人主義的化約性，如何能解釋集體生活的複雜性？引入心理學慾望的概念，那又該如何來定義文化？文化的普同性和差異性該如何來被理解？這種出於制度化的幻想而產生的主體，還能夠被叫做一種主體嗎？

經驗層次上的挑戰則是：我們都知道父系社會建築在對女性的物質與情感剝削上，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它作為「制度性的幻想」的具體形式為何？它又是如何，經由神話與儀式（既是媒介的過程也是結果性的產物），生產出個別具有意志與情感的主體？不同主體間，又如何相互是其他主體生產的媒介？而漢人社會這樣的一個父系社會的個案，又和其他的父系社會有何不同？還有，只透過神話分析而沒有任何田野材料上的佐證，也沒有考慮神話的各種版本，這如何能保障我們分析上的信度呢？

在前一本書*Chinese Sociologies*裡所留下的不少懸而未決的課題，現在作者用了整本書去回答它，2017年的這一本*Filial Obsessions*，用作者自己摘要性的話：本書整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分析，漢人「父系性」（patriliny）

（這是作者偏好的字眼，表示漢人社會不是單方面的父權，而是有複雜的父系認同與抵抗機制同時包含在其中）可被理解為同時是「一個慾望的生產模式」和「制度性的幻想」；與漢人父系有關的集體性機構——包括家庭組織、家族關係、祖先崇拜、性別角色、生育觀念、和儀式元素——都可以被理解為是慾望邏輯的體現；本書將祭拜、對話、儀式、經濟交換、甚至是幻想，都當作是一是一種生產過程，並試圖去了解那些表面看起來無關的社會生活，是如何能被連結在一個行動更寬廣的網絡裡。在這個交迴性的過程裡，物質生產、溝通、或儀式再現裡的每個行動者，不只產生出了產品、訊息或自我再現；同時，反身性的，他自己的人格與情感狀態也在此中被生產

了出來，作者的分析，關注於這個構成了中國父系「制度性的幻想」其反身性的自我生產過程，而它高度鑲嵌在漢人的日常生活情境裡。

中國父系一方面和各種父系社會有普同性，也有其獨特性，這是一個有待發展的課題，本書部分展開了這一方面的考察，作者大概是提到了幾點獨特性：一、產生慾望挫折的內涵有所不同，這存在於女兒與兒子的孝順情操和慾望挫折裡，也內化於父親與母親的自我認知，和與子女的互動期待裡；二、家庭組織對漢人不同層次機構間（社區、宗教與國家）的貫穿與連結作用，由個人與神明的互動，到國家考試，都深受漢人家庭內在互動模式的影響，由家庭關係而貫穿社區到國家的這種「制度性的幻想」的扣連性與連動性，漢人父系社會裡表現的格外強烈。

全書除導論與結論外，有八個章節：第二章提供封神演義神話故事學者詮釋上的差異和文化流行內涵，固然有多元聲音，而且有不斷新生產出來的故事版本，但無礙於靈力與正當性的創造，且相互差異中仍能創造共鳴，不同地方性版本與文學創作間會不斷產生循環性的相互生產。這一章試圖解決詮釋多元性的課題。

第四章以台灣乩童問事的田野材料為根據，以說明神話論述如何再生產於日常的情境中，作者詳細記錄了一間台灣神壇問事（降臨的是開漳聖王）的場景，田野記錄顯示，求問者所詢問，都是與父系關係有關的家庭問題，乩童鮮活化了神明傳記中的神話論述，而這正是論述生產的日常性情境。

第五章與第七章，進入神話所表徵的漢人男性心理層次的掙扎與追尋，第五章重申哪吒崇拜背後的自主性意涵，漢人父系中的男性渴望擺脫父親的壓制以得到完全的自主性，哪吒投射出了這樣的自戀性的意志與超能力，進而滿足了父系社會中飽受壓抑的兒子們的幻想。第七章由兒子祭拜祖先的角度，解釋祭祖儀式與自我中心化間的矛盾，當兒子祭拜祖先，其實是創造自身的父權性，而那是屬於男性本身被社會生產出來的關鍵環節。

第八章裡，作者指出，漢人的父系性，對兒子和女兒產生了不同存在感上的焦慮。而父系社會主體性的建立，是以男性兒子的角度做為出發點的，這產生了象徵上的不對稱性。那麼被父系排除者的女性，要用什麼方式來建構主體性？這個主體性又具有什麼樣的特性呢？對女兒來說，先天性的已被

父系排除和否定，除了對抗父權，女兒還要先去除自身的汙染才可能走向解脫，然而，女性的解脫不是單方面的超能力，而是能理解並且能為他人解除痛苦的能力。不過，當女性作為生產力來源的天然性無可否認時，這其實對於父系構成了相當大的困擾，女性汙染的概念也因此而被附加。

穿插在各章論證裡的，是三章富有理論性意義的辯論與對話：第三章重拾文化的概念，並討論文化的普同性與差異性的問題，作者認為他的研究取徑，將文化看成是一種制度化幻想和慾望生產的普同性的歷程，但不同社會解決慾望挫折的形式與內涵則有差異，這種分析取向可以避免掉入本質論（essentialism）與「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的危險。而關於慾望型塑不同集體性機構（家庭、社區與合法性的權威）的歷程，當我們去考察這個歷程，才能得到對文化最完整的理解。

第六章討論主體（subject）的概念，整合Freud, Lacan, Zizek, Batseson, Marx和Piaget等多人的思想，尤其是再以漢人哪吒神話作素材，作者把主體的基礎建築在慾望層次上，而不是像Lacan的主體是被語言和象徵所決定的，整章主要是和Lacan或是說後結構主義進行辯論，並嘗試以Piaget作為理論上的出路（個人心智的發展，會逐步認識社會性的現實，超我不是高高在上的外在壓迫）。作者想擺脫將主體看成僅是主體位置的表現，而想要將其拉到生存與存在的層次，作者認為人們是環境與自身慾望間不斷交迴所相互型構，這種立場形同於向後結構主義提出挑戰。

第九章討論父系社會的意識型態本質的問題，父系社會不只是男性具有權力的問題，而是它對女性的排除性，也同樣塑造了女性的幻想內涵，當社會能夠創造出「社會性有效的幻想」（socially effective fantasy），這個意識型態，本身就是慾望渴求中的一部分。

父系社會中的被壓迫群體其實相當廣泛，不只是女性，還有年輕的男性，不過後者當有了子女以後，一轉身也會成為壓迫者。對我個人來說，同情於廣大女性的遭遇，和當自身仍處在年輕男性之林時，我還記得多年前初讀*Chinese Sociologics*一書第七章與第八章時內心所被激起的強烈共鳴感，這也是該書將心理分析取徑帶入之後所產生的迷人之處。

然而，作為*Chinese Sociologics*一書經驗與理論周延化後的本書*Filial Obsessions*，東方讀者閱讀起來，至少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已很難產生出那種原初性的激情，這有幾方面的原因：1. 本書並沒有提出太多超出於*Chinese Sociologics*書裡已出現過的論證；2. 本書宣稱要考察不同層次組織與「制度化幻想」之間的關係，但其實除了引用部分二手材料（如Zito）外，實質的政治經濟學的田野考察並不多；3. 本書整合了各方面的理論文獻，並念茲在茲在於實踐理論脈絡下慾望與制度生產之間的交戶迴路的影響與作用，全書的功夫盡付於此，這的確在學術意義上提昇了漢人宗教研究的理論水平，並創造了與心理學、社會學和文化理論等的對話窗口，但因為它是以理論邏輯為基礎，缺少田野脈絡的支撐，閱讀起來感覺全書各章重覆性高，一直圍繞著作者所預設的那個「個人慾望與集體制度間的辯證性」在打轉，讀者閱讀起來相當辛苦。

對以家庭倫理作為禮儀秩序和治理原則的漢人社會，父系家庭裡的親子關係糾葛、矛盾與情感投射，的確會折射並再現於不同層次的社會機構裡，並反過來重塑個人的人格與情感狀態。但是在分析方法上要如何去處理有關課題？這的確是一個難題，本書試圖整合實踐理論、心理分析與馬克斯式的生產概念，並由儀式與神話分析入手，可以說成功建立了研究典範，也有能激發和引導新研究課題的先驅性的作用，這是它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獨特貢獻。

但是就實質內涵來看，以人類學家心理分析的早期應用者Ahern（1973：205-13）為例，就是以引述三峽在地人口述的黃尾巴神話（傳說中人老了尾巴變黃就會被兒子吃掉），來說明祖先與子孫之間複雜的愛恨交織感，但民族誌裡人類學家所引述的神話，它不是文本剪裁過的「大神話」（全國流通且具有共同接受的內容和紙本的形式），而是民間流通的與在地民眾相融的「小神話」（口傳的地方性故事）。相較之下，雖然Sangren書中也引用了乩童問事的例子，來補充說明「大神話」轉化為「小神話」以後的實際操作的脈絡，但在全書中畢竟分量太單薄，而且該乩童所附身是開漳聖王亦非哪吒，佐證的強度也不夠。簡言之，神話分析的取材，若脫離了田野的脈絡，以及僅以文本性的神話為主，會讓人有論證獨斷與狹隘之嫌。

還有，本書只看到神話論述裡所出現的，但沒有出現的部分，例如說「大神話」中母女主題的隱晦和掩蓋，暗藏著父系社會裡更多的糾結和扭曲（丁仁傑 2017：32-39），這一部分要如何進行分析？以來說明漢人主體意識的邊界，恐怕是研究者所必須要去面對的課題。

另外，本書刻意突顯漢人父系中男性的自戀性，而降低「奧底帕斯情結」對中國男性影響的說明，但就如同Gu（2006：189）所指出，對中國人來說，其實大部分的「奧底帕斯情結」都沒有能在童年時期得到解決，中國小孩的「奧底帕斯情結」很早就被強烈壓抑和限制，它有可能被隱藏在心智極為深沉之處。Sangren想刻意淡化性驅力的影響，這固然是要擺脫Freud的論述包袱，以突顯漢人文化的獨特性，但若沒有能給性驅力一個適當的位置，總讓人覺得在心理分析的層次，本書挖掘的還不夠深刻。

而當在西方法治社會裡去想像主體和能動性，是指一個能夠完全自由而挑戰社會秩序的主體。但是當漢人社會的互動，是建築在禮儀約束的關係裡，行動者同時具有主動性與被動性，既可向他方提出要求，也須滿足他方要求，可以說能動主體與被動主體是一體的兩面，禮儀秩序與交互關係下的所謂主體和能動者，到底應由哪一種角度來作檢視？這在理論上是一大挑戰，這一部分在第六章中也還沒有能得到充分的正視。

總之，這是一本理論企圖心宏大且論證極為細膩的作品，在漢人民間信仰研究領域，極為罕見能達到這個檔次的研究作品。對於想要將漢人宗教實踐與父系家庭制度相扣連在一起來看的讀者，以及要將這種連結與學界最前沿的文化理論間進行對話的讀者來說，本書都不可多得而且是必讀的作品。建議先回頭來看過*Chinese Sociologics*一書中的第七章與第八章，再依方法論或理論取向上的需要，而去閱讀*Filial Obsessions*書中的相關章節。

最後，書中中文詞彙的書寫有些草率，錯誤不少，這裡將幾個明顯看到的錯誤列出來，括號中是應作的修訂：北淤記（北遊記）、地獄淤記（地獄遊記）、焦（醮）、開章聖王（開漳聖王）、李精（李靖）、鑷子（孽子）、杉樹（善書）、司壇（私壇）、土地副（土地公）、淤境（云境）、中壇元帥（中壇元帥）、政神（正神）、林摹娘（林默娘）、中壇元帥副廟（中壇元帥主廟）、靈主子（靈珠子）、尚（商）。

## 參考書目

丁仁傑

- 2017 目連救母、妙善救父、哪吒大戰李靖：父系社會中兒子與女兒的主體性建構。民俗曲藝198：1-62。

Ahern, Emily M.

- 1973 *The Cult of the Dead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reud, Sigmund

- 1961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Gu, Ming Dong

- 2006 *The Filial Piety Complex: Variations on the Oedipus Them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75: 163-195.

Sangren, P. Steven

- 1987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 2000 *Chinese Sociologies: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ole of Alienation in Social Reproduction*. New Brunswick, N.J.: The Athlone Press. (中譯本：丁仁傑譯，2012，*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生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丁仁傑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出版。)

